

[日] 西村寿行 著

血 火 情



花城出版社

2
1.5

血
火
情

行著

肖坤
华译

花城人民出版社

血 火 情

日(西村寿行)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佛山光明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784000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 S B N 7—5360—0855—4 / I · 770

定价：4.20元

内 容 提 要

西村寿行的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三十多年前日军士兵原田光政惊悉三个旧友接连死去，惊恐不安，就在他匆忙离家出走之时，装夺门而入的凶手枪杀了。亲生女儿惨遭奸污之后被杀害，儿子的未婚妻被暴徒绑架和轮奸。光政的儿子义愤填膺，毅然辞去医生职务，决心追查到底，他历尽千辛万苦，与日本政界、医界，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殊死搏斗，终于查清真相，最后亲手惩办了元凶，救出了未婚妻。小说情节曲折惊险，奇象环生。故事背景辽阔多变，从鄂霍茨克海直到阿拉斯加。男女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性格各异，读来引人入胜，趣味性极强。

目 次

第一章	思念之情.....	(1)
第二章	心情沉重.....	(23)
第三章	意外收获.....	(64)
第四章	丑恶灵魂.....	(104)
第五章	施加诱骗.....	(144)
第六章	溢泄情欲.....	(188)

第一章

思念之情

—

刚刚进入八月，强烈的阳光烘烤着大地。

一天下午，出租汽车司机原田光政偷闲回到了家。

他把车塞入车库，打开前门，从信箱内取出一张明信片，边看投寄人与收信人的地址，边走进厨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他准备在这里喝上一杯可口的冷饮，再舒舒服服地睡上个把小时的午觉。他快六十的人了，不能再忙忙碌碌地操劳了。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年他没有白挣命，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它座落在新宿区边缘。虽说地处新宿区边缘，但周围环境还不算坏，与新宿、御苑接临，属市中心区，还算幽

静。

他有两个孩子，大儿义之，小女季美。义之毕业于帝大医学部，在帝大医院综合内科从医，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医师。

小女季美毕业于短期大学，在商店当售货员。义之和季美的母亲，几年前因患胃癌，死于不治之症。原田若说还有不满之处，便是妻子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若是妻子还有不满之上……尽管她的死没有给原田的生活带来多大的不安与不便，但时而掠过的那丝怀旧之感、思念之情，使他茫然若失。

原田看了一眼明信片，沉思片刻，把它放回桌子上，念叨着：

“武川惠吉”。原田从冰箱内取出一瓶桔子水，倒进杯里，一口气把它喝干，霎时全身感到凉爽了许多，渗出的汗水从体内悄悄地消失了。原田的目光突然停在空间的某处，半空中浮现出武川的脸，原田久久地凝视着那副面孔，好一阵才清醒过来。他再次看了一下明信片，那是一封死亡通知书。

是家属鸣谢死者在世时的友人，投寄来的报丧信。

信内写道：

“武川因遇车祸，被送进医院抢救曾一度有过康复的迹象，后因病情恶化，于七月二十八日死亡。”原田光政看后，一动不动地呆坐着，等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已无心睡那午觉了。

“要进香去！”

他自言自语地说。

武川是他的旧友，这些年虽不曾见面，但并非闹翻了脸故意疏远他。原田和武川，还有那住在北海道纹别市的北条正夫。

大阪的关根广一，四个人之间曾发生过什么事，这事似乎牢牢地铭刻在他们的心中，象压在他们脊背上的一座十字架，终身难以卸掉。

虽然疏远，只要仍在世上，就象有条无形的锁链，将他紧紧地连在一起。

武川的家座落在练马区。原田来到武川家，路上他在花店买了在佛龛上供的鲜花。室内鸦雀无声，只有武川的妻子春子在家，看来三个孩子都去上班了。原田在佛龛前合掌，嘴里默念着含糊不清的忏悔之词，再说，没有一个人愿把忏悔词说的清晰可辨这正中原田的心思。他从不惧怕干活，却最怕说话。原田在佛龛前默默念叨身久之后，将要离去，被春子留住，请他用点心。席间，春子向原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七月十三日晚，十时许，在练马区和埼玉县境内，丈夫在回家的途中，被一辆轿车从背后忽然撞倒，当时来往行人较少，凶手逃之夭夭。

武川很快被救护车送进附近的医院。

经医生诊断，初步确诊为右肩胛骨断裂，怀疑脑颅内稍有出血，小医院唯恐是大责任，转天早晨，把病人送进了座落在涩谷区的中央医疗中心。

经医师的再次诊断，确认脑颅内确有小量出血，通过手术治疗，将淤在颅内的溶血块取出，手术很成功。

在右肩胛骨断裂处，做了钢针固定术。十天之后，

武川便能下床，自己去解手儿，恢复很好，家属也心放了。

但不幸的是，武川得了逆向性健忘症，听医师说，这奇妙的病症是因猛烈撞击造成的，还是由大脑损伤引起的还弄不清。

虽不太严重，但对某些事的记忆衰退了，家里的事清还能记得，可家属的情况却忘得一干二净了。

七月底，院长亲自主持了对武川的全面检查。院长叫岛中常平，他被人们称作医务界泰斗，兼任帝大医学部教授，是这所医院当之无愧的法人。医院被岛中派统治。医院占据高层公寓中的七十一层，那些仅以有限收入维持度日的穷患者很少。

这所豪华的医疗中心是由年会支撑，在人们的印象里，这里不象医院，倒是一家豪华的公寓。兼任这所医院的院长，岛中常平，每周只应诊一次。这次应诊是专为检查武川大脑损伤及丧失记忆的原因。X光片资料已备齐全，首先给病人静脉注射麻醉剂。然后，观察患者在失眠状态下的记忆意识。

从医学角度讲，这近似于催眠疗法，其目的是试图将失去的记忆在睡眠状态下挖掘出来。但在那次治疗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得而知。只是武川回到病房后，对来看望他的妻子春子说：“我想转院。”此时的武川还能意识到春子是他的妻子。“这里是第一流的医院，医疗设备又是全新的，更何况院长先生是帝大医学部教授。转院，你想去那里呢？”

春子说的一点不假，这所医院绝不是象武川之类的无名

小卒所能住得进的。巧的是，原先收留他住院的那所医院的院长，恰好是岛中派的一员，才有幸进入这所医院治疗。

“转院！我不呆在这里！！”武川怒不可遏地喊叫起来。

“为什么突然不喜欢这里了呢？”

春子不解地问。

“太刹，可能是太刹。”落川凝视着天花板，发出了梦呓。

“太刹？那是什么呀？”

春子问道。

武川冷冷地看着春子，春子感到他的目光里带着异样的恐惧和戒备感，此外脸上无任何表情。春子很同情丈夫，她从武川流露的目光中，仍感到她是他的妻子。但却失去了真实感，好似割断了那以往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之情。

春子虽搞不清，武川话里提到的“太刹”的含意，但通过武川的神态，她却能悟出其本身的恐惧性。武川不愿说明“太刹”的因由，更害怕说出后露了底细。转天，春子由护士陪同来到了院长室。

“坐吧。”

六十开外，面色红润、身材魁梧的岛中常平说道。他那锐利的目光使春子感到恐慌，蜷缩着身躯。

“很遗憾。”

手指缝中夹着粗雪茄的岛中说。

“什么？”

春子听到了意想不到的话。

“不能太乐观，由于致伤部位靠近左脑顶部，使视网膜

和大脑部分受损，脑内出血后又波及到其背面，引起了物理作用。我们把这种现象忽略了。”

“那么说……”

春子用恳求的目光治着岛中。

“很危险。”

岛中移开视线说，“记忆障碍可能也是由脑顶受损引起，恐怕还会引起幻觉、幻听现象。”

“那么先生，我的丈夫他！……”

“在全力抢救，但……”岛中语气含糊不清，表情中似乎带着苦涩的阴影。

“是这样！”

春子呆坐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

岛中做了一个要站起来的姿势。

“请等一下，我丈夫昨天讲了一句听不懂的话，太剌，太剌，要转院。”

“幻觉在作怪，不必介意。如果想转院，可以转。”

“不，先生，绝没那个意思。”

春子恐慌地说道。春子感到院长的腔调中似乎带着一种冷漠。

过了二、三天，武川的病情急剧恶化，突然进入昏迷状态，很快去世了。

“人竟还会死！”

春子掩面，带着愁容说。

“是呀！”

原田铁青着脸，似乎感到心在收缩。

“太刹”

原田能推测出武川惠吉所说的太刹的含意，然而竟会……原田推翻自己的推测至今还会有那种事，武川不是在说梦呓，就是脑损伤引起的幻觉，或许麻醉分析唤起他遥远记忆中的某一片断。

坏事总是接踵而来，在家属到医院向遗体告别时，家里又遭了殃，箱子翻了、柜子倒了，象遭了狂台风的侵袭。肇事者没能抓到。

原田凝视着半空，听着春子嘴里发出的叹息声。

“请问，北海道的北条和大阪的关根通知了吗？”原田告别时顺便问了一下。

“唁电已经发出去了。”

“好的。”

原田说着，告辞了。

二

八月七日快中午时，原田串街揽客来到新宿区。无意中，在后座席上发现了一份客人忘带的报纸。这才使他想起从清晨到现在还不曾有空看报。他把车停在箱根公园的尽头，想边吃小女为他准备的盒饭、咖啡，边看报纸。也许是职业的原因他有个怪癖，总喜欢先看社会版面上刊登的交通事故那一栏。

这天报纸上也登载着交通事故统计表，在表下面有三处不显眼的报道，都是交通死亡事故。

原田的目光，突然盯在了那段报道上，连咖啡洒在膝盖上也没觉察。报道说：北海道纹别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死亡者姓名，北条正夫，55岁，车祸致死，凶手已逃。原田叨念着，随着叨念忽感到有一种冰冷的东西，顺着脊背串下来。

原田慌忙环视左右，不远处有一个教会办的幼儿园，园内有孩子们欢蹦乱跳的身影。离孩子不远处站着一位一直在注视着孩子们玩耍的中年男子。原田突然感到浑身打颤，急忙扔掉手中的杯子，踩动油门，鸣的一声，车子猛然向后倒去，倒车的一瞬间，被轮胎碾碎的小石头子儿打在临舍院子的篱笆上。不知哪家的狗，大声狂吠起来。原田斜眼看着反光镜，镜内映出那中年人惊愕的目光。有几位乘客站在道旁示意停车，他不再理睬。此时此刻，他感到脉搏在激烈跳动，便想尽一切办法，火速从东京赶来，看往遭车祸的老朋友……

“听说，您看报特意从东高赶来，很是对不起！”说话时，辰夫的儿子带着几分惊讶。

“我俩平时难能见上一面，可我们是老朋友呀！”

“父亲也曾这么说过。”

“不想给你们多添麻烦，冥福过后，参加了葬礼就离开。”

但临走前，我想打听一下遭车祸的情况。”

“怎么说呢，前天晚上，父亲回家时，在前面铁道旁被撞，当然父亲多少也喝了点酒。”辰夫说时，一直镇定着自己的情绪。

“父亲被撞后，五脏破裂，濒临死境。抬到同院抢救，

三小时后就断了气。

从开始他就处于昏迷状态，没能说一句话。”

辰夫说着说着已经泣不成声了。

“太可怜了。”

原田说着又深鞠了一躬。

“凶手抓到了吗？”

“没有，”辰夫摇摇头说，“警察马上封锁了公路，听说警方接到目击者的报告后，十分钟就封锁了南面的涌别街和北面兴部街的出入口。因凶手的车是顺228号公银向北逃跑的，这时肯定会被围在封锁圈内，十分钟内凶手绝不可能溜出封锁圈而潜入沙溜地区的。这里又不象大城市，拐过去就没有路，沿鄂霍次克海岸线就只有这么一条路，一直伸向远方。

然而凶手还是溜掉了。转天一大早，在纹别里附近的稻田里，发现了一辆被甩掉的小轿车。据警方推断，作案人盗走了这辆轿车，撞倒北条后，驶向郊区公路，从此将车推落到下面的稻田里后，凶手却若无其事地顺原路返回了纹别配。

失主是当地了，轿车被窃后不久就发现了。警方估计，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窃车人偷了车兜风，途中撞了人，索性弃车逃跑。不过警方断定，犯人一开始就抱有杀人动机。”

“警察先生没查着这件事背后存在着什么怨恨吗？”

“哪会，象父亲那样一贯勤勤恳恳的人……”

“是吗？”

原田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可气的是，祸不单行。父亲断气后，我们从医院回到家，发现家中闯进了贼，这小小的纹别镇，既杀人，又闯贼，真够新鲜的”

“太不幸了。”

原田说着低下了头。

此时离送葬队伍起程还有一段时间，原田向港口走去，这时有条狗夹着尾巴、摇着头跟在他的后面，于是使他想起了“丧家犬”这句话。此情此景和自己多么相似啊！他来到陡峭的岸壁旁俯视，眼下是混浊，鄂霍次克海。原田确信北条是被杀的，绝非一般的交通事故死亡。他与武川的情况有相似之处，都是在家属从医院返回家后发现家中横遭洗劫。如果只有武川家招此横祸，倒不必胆战心惊，而北条家也被抄了，如此相似，绝非偶然了。原田将深沉的目光投向了大海，预感到天地相交之处，飘浮着一团死神般的乌云，它不断地扩大，遮住了天空，那乌云很快就要把自己和关根吞没。

凶手到底在寻找什么？！是信？明信片？还是通讯录？凶手杀害了武川，搜到了北条的地址，在北条家又找到了谁的地址呢？

原田已经记不清是否给北条发过什么信之类的东西，在这两、三年内或许寄过贺年片，有的人家有收存贺年片的习惯，而有的人不保存，年过后就烧掉。原田是从不保存的，如北条家有收存贺年片的习惯，那么恐怕自己已经陷入猎手的伏击圈内了。

不会吧，也许与贺年片没多大关系。通讯录之类的东西到处可见，书信又离不开它。手头有无贺年片、邮购件都不

要紧，只要有通讯录就不成问题。这么说，凶手从武川家搜到了通讯录，才搞清了我的地址。为什么不来杀我，肯定是出了什么意外，才先杀死了北条。这时那条狗又来到了身边，偎依在他的脚下。

原田深深地抚摸着它的头。

三

原田没在东京停留，而是在羽田机场改乘了去大阪的班机。

在飞机上，他回想起了关根接电话时那爽朗的笑声。他是从纹别市的一家旅馆给他挂的电话。电话里不可能说的太细致，只是把武川和北条遇害的事情告诉了他。关根在四个人中最属乐天派。

“不是打岔吧！”

关根说着笑了起来。

“打岔？谁和你打岔！”听到原田这么说，对方沉默了片刻。

“不过，过去的亡灵果真复活，我可害怕。你不认为是巧合吗？好了，反正我要到伊丹机场接你，见面后再慢慢细谈，好吗？这儿可有好地方，东京那与方怎么样，那儿也有好地方吗？”

他爽朗地笑着挂了电话。

那声音直到现在仍在原田的耳中回响。

关根广一在生野区经营一家运输场，雇用了一帮青壮年，他待人处事光明磊落，使原田放心的是，如若与关根商量一下，或许能有办法。即使昔日的亡灵完全复活，将武川

和北条杀害，自己只要和关根绑在一起就不见得没有对付他们的妙计。若单枪匹马，定会被灭掉，还是去帮他搞经营运输，同关根混在一起，凶手不会轻易下手，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根据情况查明亡灵的来意，给以反击。但不能公开，只要抓住他们的把柄，切断凶手喉管的剑还是握在自己手中！再说刀有双面刃，使用上稍加注意，还不知谁是刀下鬼呢。原田清楚自己已被逼到绝境，反把现有的恐惧变成了愤怒。

飞机下午很晚才抵达伊丹机场，但在机场接待室没见到关根的影子。

原田过去没来过伊丹机场。关根原本约他在茶座见面，说是如果茶座人太拥挤，可到大厅找他。原田两处都已找过，没有关根的影子，就到前厅等着。他虽不清楚大阪的交通情况，大概和东京不相上下吧。关根若开车来，遇上交通阻塞，可能会晚那么三十多分钟。原田等待着，十分、二十分，有点不解了，他是不是不来了？进而一想，四个人中只有关根是做买卖的，还是个大阪的商人。武川是中型企业的经理，北条是渔贩子，而自己呢，是个出租车司机。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迎接远道而来的穷司机，谈及什么亡灵复活之事。他看问题从不脱离现实，他肯定认为昔日的亡灵复活是无稽之谈。即使有那种事，也不愿和无能的原田混在一起，只有关照他人，太得不偿失。想到这里，原田浑身象散了架似的。他想肯定十有八、九是这样想的，如果打电话责问他，他还会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什么最近揽到了一个大宗买卖，实在不好脱身之类的话，甚至还会嘲笑我。

原田仿佛感到了关根的捉弄，但他依旧耐心等待着，三